

禮

書

通

故

郊禮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匡衡張譚說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師丹翟方進等亦同是議自王莽合祭天地蘇軾乃引書召誥詩昊天有成命序以證合祭之說以周案周官大司樂冬至于圜丘以禮天夏至于澤中方澤以禮地其禮樂時地各不同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亦分別言之天地分祭甚明禮祀天稱郊詩序云郊祀天地則祀地亦有郊名匡張等祭地北郊之議可補禮文之闕召誥用牲于郊

牛二一帝牛一稷牛詩序說天地二郊同歌一詩與噫

嘻春夏祈穀豐季秋冬報同竝不尋爲合祭天地之證

俞校是書云南北分祭同歌一詩終無以解東坡祭所不歌歌所不祭之疑以周謂如泥蘇說卽天地合祭同歌一詩而詩中亦絕不及地仍無解祭所不歌之疑天地不合祭毛大可郊社同辨之甚明

周官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

五帝异亏昊天上帝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

神亦亦如之則五帝异亏大神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

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則大旅上帝

异亏祀五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則旅上帝亦异亏祀天鄭元說大旅上

帝卽祭天旅上帝祭五帝也王肅說上帝卽天旅上帝祭天也陳祥道說上帝之文既不主亏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亏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以周案祀昊天之大神曰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之神曰五帝兼祀五帝亏南郊曰旅上帝兼祀六帝亏園丘又曰大旅上帝祀爲專祭旅者會而祭之也典瑞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專祭天地故僭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僭旅望非地則上帝非昊天甚

明如王肅說亏周禮文殊少別白若諸經鹹文渾僈上
帝者多合六帝言

劉向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
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
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牲帛及玉各依

方色

初學記御覽引無末二句
茲依後漢明帝紀注增

鄭元云五帝者四時所

兆祭亏四郊者也蒼曰靈威仰太昊會焉赤曰赤熛怒

炎帝會焉黃曰含樞紐黃帝會焉白曰白招拒少昊會

焉黑曰汁光紀顓頊會焉

案史記正義引帝命驗赤帝
熛怒白帝招拒黑帝光紀皆

無上
一字

王肅說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識緯

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言以周案鄭君信讖緯為王
肅所斥孫淵如謂靈威仰諸名目卽周官大祝所辨之
神號則讖緯非盡無本也王肅改定家語五天帝為五
行之神其祭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此實與鄭同義蓋師
說相傳有自王肅不敢盡改也後之申鄭說者謂昊天
為北辰星曜魄寶不屬穹蒼固非鄭意申王說者謂五
帝卽天寶一神或謂五帝卽五人帝亦非王意

鄭元說天有六天王肅云天體惟一安昇有六五帝是
上帝之佐可偁天佐不昇偁上天晉武帝從羣臣議五
帝卽天之王氣寶一神改五郊五精之號同偁昊天

帝楊復云昊天上帝天之大名五帝分王四時其實一天以周案天有六帝周禮文可據渾言之五帝爲天神帝卽天昊天亦稱帝天卽帝有六帝卽有六天析言之五帝尋與昊天同稱上帝不尋與昊天同稱天楊信齋從晉臣議五帝爲昊天之別名昊天爲五帝之大名則曰帝斯可矣何必拘以五且祀昊天斯可矣何必別立五帝之祀乎晉武爲王肅外孫每議禮必遵之茲改五郊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偏違王肅五帝不尋稱上天之語宋書禮志言晉郊祀一如肅議亦未攷

董仲舒云王者歲一祭天于郊許慎云王者一歲七祭

天地王肅云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孔穎達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五時分祭五帝亏郊六也夏正月祭亏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八也季秋大饗明堂九也以周案孔疏本崔靈恩說皇侃以雩與郊祿同爲祈祭不入數歲有八祭此皆宗鄭義爲說五時迎氣爲分祭五帝春祈穀夏雩秋饗爲兼祭五帝其正祭昊天惟冬至圓丘一祭王者歲一祭天不敢數亦不敢疏自後代禮文繇儀衛盛賞賚厚國用不給乃定三季一行之制盜省浮費以從古禮也

匡衡張譚翟方進等說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董仲

舒劉向說周禮圓丘卽南郊

祭法疏張融引此

鄭元說祭昊天

于圓丘祭上帝于南郊王肅說于郊爲壇以象圓丘圓丘卽郊郊卽圓丘賈公彥說圓丘未必在南郊無問東西南北孔穎達云圓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以周案圓丘之祭在南郊西漢師說竝如是而祈穀之郊非卽圓丘當從鄭說王肅謂圓丘卽郊可謂郊卽圓丘不可圓丘與祈穀郊二祭之禮經傳畫然有分晉宋諸代用王肅說遂合二祭爲一祭義在報本事兼祈穀可謂政厯祀蹟

爲鄭學者說泰壇以祀感生帝非圓丘王肅云亏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周案非人爲謂之丘人爲謂之壇故祭天圓丘禮器謂之不壇但祭天自有泰壇圓丘者以設祭泰壇者以燔柴也王以泰壇卽圓丘固失其義爲鄭學者必謂祭天無泰壇泰壇專以祭感生帝亦矯枉過正

爲鄭學者說祭天圓丘而不壇郊特牲云兆亏南郊則爲壇之營域與周禮冬至圓丘之祭別爲王學者說兆南郊卽築圓丘以周案圓丘取南郊自然之丘而不待營兆故曰至敬不壇兆亏南郊鄭學家以爲報天主日

之壇壇者以人爲之故曰兆此說勝王

記禮器云祭天至敬不壇以下爲賁崔靈恩孔穎達說
先燔柴于丘次于丘下掃地而祭以周案祀天于自然
之園丘不爲高壇此卽以下爲賁斷無舍園丘而祭其
下之理

記郊特牲祭義言郊大報天主日配月孔穎達說徧祭
天之諸神日爲主天帝獨爲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
壇楊復說主日配月非必百神從祀祀天之後乃祭百
神周謂說大報天當以昊天爲主言主日誤矣蔡德晉
說此魯郊祀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卽于郊附祭日月

圜壇上以周案禮運云禮行圜郊而百神受職大司樂云冬至至圜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尋而禮曰百神受職曰皆降可禮則郊祀徧報天神明矣特不可如後世之叢脞煩黷耳

記郊特牲言郊祭迎長日之至董仲舒劉向說此爲周郊祭圜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王肅亦同是說鄭元云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迎此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方慤云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日長至異故云迎焉孔廣森云此記實述魯郊魯春秋卜郊恆先周正孟春記說其義以爲建子之

月日短至自是而有養日祭之迎其始也周人冬日至
祀天本謂之禘以寅月祈穀南郊乃謂之郊魯僭王禮
不敢純同故用禘之月而行郊之禮以周案春夏祀天
爲祈秋冬祀天爲報毛詩序可明證南郊之祭爲大報
天是冬至報祭非啟蟄祈穀明矣從董劉說冬至後日
漸長祭之以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方說是郊以迎長
日之來故主日而就陽位數句連讀方明魯郊啟蟄不
在冬至孔說非 又案春秋傳稱冬至曰日南至謂日
來極南之度也至有來極兩義周官謂之夏日至冬日
至義同月令曰日長至至專訓極此迎長日之至下日

以至至專訓來玩一迎字一之字自見若謂此郊在啟
蟄啟蟄之日非長日之始來又非長日之終極亏義無
取鄭謂迎卯月春分之日長遷就之說近人侮冬至爲
長至固謬矯之者必謂長至之日爲啟蟄亦失察

記又言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元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

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

案此卽董仲舒劉向

之說注引其說而駁之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主肅用董仲舒

劉向說此爲周郊周之始郊日以至卽周禮冬至祭天

亏圖丘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

今本誤及將郊祀故言始馬昭云魯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

爲始故稱始孔廣森云郊之用絕周之始絕周末禮廢故追言周之始時園丘之郊日以冬至今魯郊用辛轉卜三正與周异故旣別言周之郊明海後文皆爲魯之郊矣以周案冬至之郊爲報天啟蟄又郊爲祈禳郊特牲分別兩制甚明上文迎長日就陽位爲冬至大報之郊亏郊故謂之郊以下用駢用犢則言啟蟄之郊啟蟄郊之用辛也爲武王克商始郊天位其日以辛至也漢厯律志引書武成篇惟四月辛亥祀亏天位周書世俘篇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憲告天宗上帝皆始郊辛日之證魯郊啟蟄無日至郊鄭失其義當從王說而王謂

用騂用辛卽冬至圖丘之制亦少別白圖丘郊天在日
至用蒼犢有周官文可據啟蟄郊天用騂犢用辛日有
春秋傳可據孔氏讀周之始句以爲記者當禮廢後故
追言始未免迂曲下文王被袞亦費解

記言郊迎長日之至易緯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

說周以冬至祭天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禳

南齊書禮

志蔡仲熊引王肅說如此又云盧王兩說有若合符是盧說亦爾也故併錄之夏正在冬至後

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張融云韓詩說三王各正其

郊與王肅同以周案盧鄭皆從易緯祈穀郊在啟蟄若

祀昊天在冬至亦三王之所同韓說失之

記言祭天特牲郊特牲而召誥郊用二牛以周案牛二者一帝牛一稷牛也帝牛唯一故曰特而當時所用固不止一牛也稷牛之外又有燔牛

孔穎達說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記乃言郊用騂犢是郊與圖丘之別鄭鑄說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禮牧人言祀禮經之文本無抵牾以周案蒼犢爲祀天之牛騂犢爲燔瘞之牛孔疏未是剛中說變謬祭天之牛豈亦有祀騂禮蒼之可分乎夏弼甫知其說之不可通讀皆有牲句絕亦非經上下文

皆別其色獨牲曰皆有不言色豈牲無色之可別乎

孔穎達云燔柴亏泰壇祭感生之帝亏南郊也駢犢祭天所用以周案祭法用駢犢專承燔瘞而言非祭牛也故下泰昭少牢亦特言埋鄭注以凡泰昭以下皆用少牢是祭寒暑日月星辰同也孔疏以駢犢少牢俱爲正祭之牛亏泰壇祭天尙可通謂泰昭以下祭用少牢斯大謬矣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元冕以下是元冕小祭尙用牛而時日月星爲中祀謂其正祭用少牢乎知少牢泰昭爲埋牛非正祭牛則祭天地用駢犢爲燔瘞牛明矣冬至祭天以蒼犢大宗伯文可據啟鰓

郊用騂犢郊特牲文可據而燔牛一用騂犢爲周人尙
騂故也唐長孫無忌等議蒼牲燔壇騂犢實俎亏禮尤
謬 又案天地燔瘞用牛日月以下燔瘞用少牢故羊
人云鬯積其其羊牲注云積積柴熊氏云謂祭日月以
下燔燎用羊是也孔疏誤以燔燎之牲爲正祭祭法之
用騂犢與陰祀用黝牲之文旣違羊人之其羊牲與小
祭祀奉牛牲之文又戾亏是謂祭法之騂犢承祭天而
連言騂此說尙依據鄭注又謂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
王親祭則用牛眞無稽之言矣

孔穎達說祭天有燔柴有正祭皆須有牲郊唯特牲畧

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
二處所用其實一特性也以周案熊皇之說本亏賀循
不足據楚語云禘郊之祭則有全胄若分牲體何全胄
之有哉

孫炎郭璞說天既祭積柴燔之皇侃崔靈恩說燔柴以
致陽氣而天神乃降以周案疏家竝以燔柴在祭先爲
降神之禮攷經典降神之禮皆以樂文詳大司樂職燔
降天神語不經見鄭注司巫守瘞以爲祭祀未畢明瘞
埋在祭畢宜守而待也注觀禮燔柴升沈瘞云祭禮終
矣備矣明燔瘞俱在祭終至此禮備也司馬彪續漢祭

祀志郊天進齔獻送神舉火燔柴天子再拜興有司告
事畢六宗燔燎亦在祭終是漢師說同也自東晉議禮
家謂燔柴在祭先而疑者以郊特性燕以供燔牛亏是
賀循有燔用左胖之曲說或又疑先燔柴無以設祭器
亏是賀循又生積柴亏壇南之曲說據許敬宗引賀語燔壇在神壇之左
茲據通典繩地紕繆皆由祭先燔柴之說誤之也 又案燔

柴在祭先此說蓋起亏王肅郊特性疏引張融評聖證
論云周禮園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蓋又
注字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
之誤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此文與今本家語昇蓋

今本有刪節此所引又有誤字也以義言之當云臨燔

柴脫大裘著袞冕

今本王注云大裘被之道路至泰壇而脫之可証

其意燔柴

時以袞象天祭時以大裘象天故云恭敬不同燔輟而祭是王肅以燔柴在祭先之證

韓嬰說天子奉玉升柴加亏牲上而燔之鄭元說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崔靈恩說詩圭璧既卒謂燔玉也羅泌云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未閭燔瘞之玉也雲漢所云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已盡尋之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以周案崔氏義宗引韓詩說蓋頌時邁傳也時邁爲巡狩柴望

之詩見毛詩序知燔柴用玉者魯語云不恣牲玉亏神
謂用玉燔瘞而不惜也大雅圭璧既卒亦與靡愛斯牲
並舉故崔氏以爲燔玉

徐乾云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宗伯蒼璧禮天是有
二天可知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輒故曰植璧秉圭
非圓丘與郊各有所施以周案宗伯詳其璧典瑞詳其
圭爲祭神圭璧並用也故詩曰圭璧既卒孔賈二疏分
二天遂從徐乾說非也徐邈以爲璧尊圭輒則下文圭
璧以祀日月鄭注圭其邸如璧是圭璧與四圭有邸同
爲圭也圭璧以尊神則四圭有邸安見其自輒耶如謂

圭璧亦其所自執又與朝日執鎮圭之文相戾且禮日月又用何玉乎鄭鍔楊復不分二天遂信徐邈說亦非也近夏張甫又申鄭楊兩家說以爲上帝四望有禮玉又有祀玉所謂大神示特尊之日月山川但有祀玉無禮玉如其說日月之祀反亞四望亏禮不通訓祀玉爲執手亏訓詁亦謬

鄭眾云牛人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享牛肅祭一日之牛求牛禱亏鬼神所求福之牛鄭元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羅泌云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劉敞云享牛帝牛求牛稷牛以周案曲禮天子以犧牛謂牛之中角握繭桌而養之滌者大夫以索牛謂臨時選擇其毛之純者享牛

卽犧牛以其天地宗廟之大祭求牛卽索牛以其羣祀之選用稷牛惟具亦其一也劉說近是

記祭法言禘郊祖宗鄭元云謂祭祀以配會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統言爾王肅駁之云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元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季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祖宗謂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也孔

穎達申鄭說禘饗在郊稷之上稷卑亏饗以明禘大亏郊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亏圜丘故以圜丘爲禘祭法禘饗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季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爾雅惟云禘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趙匡楊復申王說祭法禘在郊上者郊以稷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以周案祭法之文本國語禘在郊上者與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晉魯語禘郊祖宗報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竝同禘郊之祭帝而必

以其祖配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漢書韋元成云祭義曰

當佗器服小記

王者禘其

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禘爲祭天之名其所配者無廟此鄭說所本也王說郊天禘嘗其所配皆稷也初無遠近可分而郊之所及者天天遠而嘗近而謂郊近禘遠是不揣其本之說也且如王說嘗文武爲宗廟之正祭亏正祭中禘一郊稷之配享祭恣立文何其褻周七廟無嘗則禘當亏稷廟是嘗之禘實與報同國語禘郊祖宗報何以分爲五趙東山云王

解祭法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以其實言則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可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桌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郊禘不過繭桌郊禘之牲無舁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不別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爲圓丘不誣也趙氏此論極確

鄭元說冬至圓丘名禘配以鬯啟蟊祈穀名郊配以稷王肅說郊卽圓丘配以稷元以圓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魯廟是周人尊魯不若稷文武以

魯配至重之天何輕重僣倒之失所以周案祈穀曰郊
圜丘曰禘析言各別渾言之皆曰郊詩昊天有成命爲
圜丘祀昊天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是圜丘亦稱郊也申
鄭學者必謂圜丘無郊名非也顧圜丘與郊實有兩祭
亦不尋如王肅所說祈穀祀五帝可以后稷配圜丘祀
昊天不尋以無功德之天子配亦不尋以有功德之諸
侯配故虞夏禘黃帝殷周禘魯皆配以有功德而爲天
子者尊天也亦尊天子也周郊稷以親親禘魯以尊尊
立制之善非淺人所能測

唐貞觀初冬至祭天于圜丘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

尚合禮制實應元季杜鴻漸辨頤歸崇敬等議圜丘之祭罷高祖以景帝配大謬

鄭元說南郊以祀感生帝與圓丘別王肅說郊卽圓丘祇祀昊天王者定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惑矣以周案契稷無父感天而生謂啟蟄之郊祭感生帝未可遽斥必謂殷感黑精周感蒼精似非禮意禮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聖王之感生尤爲五行秀氣具備何必指斥一帝而王因鄭失遂謂啟蟄郊祀昊天不祀五帝亦未渎攷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五帝非祀于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時迎氣之祀豈夏秋中央亦可服大裘乎尙尋曰

祀五帝亦如之乎冢宰祀五帝禘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遂戒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涖誓百官戒百族此卽記
郊祀卜日用辛獻命戒官之說則郊祀五帝夫何疑其
曰郊天何也曰郊五帝曰郊天猶祭五土曰祭地也渾
言之爾

昇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
感赤龍而生堯堯安身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
不感天而生鄭元駁云元之聞也諸言感生身無父有
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謂城簡吞貳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亏經之明文
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
神而生者也案也當作邪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
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
則然矣又何多怪

董仲舒杜預說魯郊不亏日至以辟王室惟啟蟄而郊
比卜三旬鄭元說魯尋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王肅說
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亏祈穀與天子同在啟蟄馬昭
引穀梁傳轉卜三正上辛以啓王肅之難孔穎達又引
明堂位魯君亏孟春祀帝禘記孟獻子言日至有事上

帝以爲鄭注之證以周案此當從董杜說鄭箴膏肓云
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
月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其駁異義亦同
如鄭之言與穀梁轉卜三正亦不同

賈逵說魯無園丘之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
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亏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鄭
元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郊祀蒼帝不及天是以建
子之月郊示先有事也王肅杜預說魯祀天南郊以周
案魯郊祀蒼帝與秦襄公郊祀白帝同各祭其當方之
帝也魯不祀天而祀蒼帝不祭地而望淮海岱亦以下

天子也王杜說非賈意魯郊在啟蟄不在冬至其說勝鄭

董仲舒賈逵許慎鄭元杜預等說魯止一郊孔穎達云崔氏皇氏用王肅說魯有二郊以周案崔皇氏誤王肅改定家語亦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未嘗言有二郊

左傳啟蟄而郊公羊傳郊用正月上辛定十五季正月改卜牛五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傳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以周案公穀同義今依左氏說啟蟄而

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據夏正首時言周書時訓篇立春又五日蟄蟲始振卽啟蟄也鄭注考工記云啟蟄孟春之中或以爲卯月驚蟄非也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與左傳同何注公羊云用正月上辛者春秋之制也其意亦謂三王郊用夏正也郊用啟蟄月之辛日不必上辛郊之卜日亦亏啟蟄之月三旬三卜不必轉卜三正故春秋書四卜郊五卜郊俱在夏四月如依穀梁十二月下辛卜郊則三月巳四卜矣而經何以書四卜郊皆在夏四月若以所卜正月上辛言則四月固四卜矣而經何以又書夏四月五卜郊彼此抵

悟不如從左傳爲尋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以周案公羊家意大事有時日無卜禮如卜三不從祭則違卜不祭廢禮無一可也惟魯變禮不從可已故命之卜其說不爲無見然戴記郊特牲有王卜郊之文周官甸人宰有祀五帝祀大神而帥執事而卜日之言是周郊未始不卜也且春秋戴記郊皆用辛而不云上辛豈不云上丁唯尙書召誥遷邑有丁巳用牲于郊之文此非常祭故

用丁日且召誥云三月丙午臚至丁巳爲月之十四日
是三月中丁亦非正月上丁公羊家說終嫌無據

左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公羊傳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
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說天子之郊
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佗膏肓說
以難左鄭元箴之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
孔穎達云左氏之說魯郊常事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
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案舊佗
雖三卜
此據左
傳正義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季左傳云禮不卜常祀

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季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
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季公
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季公羊傳云
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又定十五季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
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尋一吉故五月郊
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
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
則尋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尋爲郊此公羊及何休

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京元季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鄭意與左氏同陳壽祺云公羊傳定十五季何氏解詁云尋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佗尋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季傳曰來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來吉之

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尋一吉卽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日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旨以周案郊有定月三卜者亦比日轉卜三旬非轉卜三月也凡卜郊先期十日在上月下旬魯三卜郊謂卜日也但三卜不從則不郊則卜日卽卜郊矣公羊家說非不可通左傳曰卜其牲日又曰牲成而卜郊亦明魯之卜日卽卜郊意同公羊說

者必謂禘嘗郊社常事有時日不卜亦未是社常祀日
不必上甲郊常祀日不必上辛聖人不敢以私褻事天
地故假之以卜三卜不從卽用常時日非如魯郊不從
卽已常時日者其月之朔日也古人以朔日爲吉日故
正月朔謂之正月之吉二月朔謂之二月初吉其它有
日月吉日吉月皆謂朔日說詳頒朔門張橫渠以爲再
卜不從直用下旬未可據也

宋禮志云博士王燮之議案郊特性曰受命于祖作龜
于禰宮鄭元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
爲告日尙書何偃議鄭元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眾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亏禮無取因知繫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算不畢同變之以受命佗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以周案冢宰祀五帝禘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與郊特牲卜之日戒百官百姓之言正符合則記所云卜郊卽卜日也或以爲卜郊牛非卜牛在三月崙未必遽戒百執事卜日在十日崙遂戒之者容藏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先告祖廟而後還卜禘宮之廟門大略與金縢先告三王而後卜相同

昇義云古毛詩說龍旂承祀爲郊祀以周案記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毛詩說異司常言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王建大常諸侯建旂詩述郊稷之禮而云龍旂當尋其實魯雖僭郊未全同天子禮也明堂位本西周古書而語多後人孱入致不可信僭郊始亏春秋時非成王賜伯禽受此節魯君孟春云云當刪本文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上下文氣承接甚明何尋中孱魯君事成王尊周公賜廟禘用天子之禮非賜郊禘也郊禘祀上帝配后稷于尊周公意何與此必後世僭禮非

成王賜或云起自僖公或云起自惠公攷呂氏春秋及竹書紀年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亏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是惠公不終僭也詩頌僖公有龍旂承祀之文春秋亏隱桓莊閔之世無見郊書郊亦始亏僖公

記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鄭元云非魯之郊牛口傷騃鼠食其肉又有四卜郊不從程頤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張載云成王不敢臣周公其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宋宗元云周公大聖寶百世師表如孔子布衣至今昇用天子禮樂咸

以爲宜則成王之賜不爲非禮卽伯禽遵君命而受之亦不爲過且所謂天子禮樂不過如濫用十二彝用八佾之類非許其郊禘直齊天子也孔子嘆周公其衰者亦專指魯之郊禘言之可知成王所賜者尙亏周公之典未衰也以周案成王旣可賜則伯禽亦可受矣但成王之命明明曰祀周公以之而後世羣廟之祀以之且魯君僭郊亦以之此非成王命也亦非伯禽意也鄭注不以魯之郊禘爲非禮故以郊牛口傷角會解之卻非記意讀禮運下文自見

記禘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亏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亏祖左氏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竝為孟獻子語孔穎達云記曰日至傳言啟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以周案此獻子竝據周禮以定魯事記言獻子欲尊其祖與周人郊天對月故引周禮冬至郊天以為例傳言獻子見魯人既耕卜郊過時失禮故又引周禮啟蟄郊帝以為斷記傳兩歧意各有當非誤也

匡衡說周文武郊亏鄭鎬孫權說文王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臆說非典籍正義申匡說者云毛詩傳堯見天因郅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亏郅命使事天始歸郊祀則自后稷以來皆昇祭天猶魯人

郊祀也是以棧櫨之佗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鄠經有明文申孫說者云后稷肇祀何必郊壇之祀薪之櫨之何關燔燎之薪此皆強爲牽合者也以周案詩后稷肇祀表記引佗兆祀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兆祀卽郊祀也祈穀之郊蓋始后稷后稷教民稼穡而粢祈穀上帝是猶禹治水時粢祀天下山川土地皆禮以義起者與

孔穎達云禮運杞郊禹宋郊契與祭涂夏郊緜殷郊冥異者蓋時王所命也或說禮運言杞宋之郊由禹契之功非改用配也左傳載晉侯祀縣之事仍曰夏郊則郊

鯀之制時王未之有改以周案晉侯祀鯀曰夏郊不曰杞郊此正足爲杞郊配禹之證若杞郊鯀不郊禹亏禮未合

記祭義言郊之祭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元云闇昏時也朝日出時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劉清江說周人尙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以行祭事矣稍後則晝與殷人相亂故季氏祭仲由助祭晏朝而退仲尼以爲知禮以周案周人祭日謂祭亏日出時也朝謂日出闇卽上文祭闇之闇以朝及闇申明祭日之時淮南子道應篇引作周人祭亏日出以朝劉說

閣合古訓

受業靜海

李

朝

慶

全

校

郊禮通故二

禮書弟一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掌次大旅上帝與祀又帝對言鄭元說大旅祭天
亏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又記禮器大旅與饗帝
對言鄭元說大旅祭又帝也饗帝祭天以周案祀者常
祭旅者有故而祭故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祀
者專祀旅者會而祭之故典瑞亏天地倂祀亏上帝四
望倂旅凡云旅上帝者會祀又帝亏泰壇也云大旅上
帝者會祀六帝亏圜丘也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
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則有故大旅上帝不及冬

至祀昊天之神故云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兩訓合之乃明

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王肅說外傳精意以享曰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云禋者煙氣烟燭也天之體遠不可尋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先儒云潔祀曰禋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外以達其誠也以周案燔柴卽燎禋禋祀卽煮鬱先鄭周禮注云鬱草千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饑中停亏祭肅許氏說文云以智醲

鬱草芬芳依服以降神是卽禋祀之必斯其精意以享者與京準申鄭別備一解

昇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上帝時瘳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以周案鄭注肆師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同今文家今依許從古文說文類作禋

鄭元說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秦蕙田說類者正其義類而告之旅者凶災之類爾雅

旅陳也或卽陳其情事而告之若以類爲依仿郊祀則
旅亦未嘗非依仿爲之也以旅爲陳其禮物豈正祭類
祭不陳之乎以周案類旅皆非常祭其兆壇亏郊而祀
之一也類者分告其神如兆祀亏郊曰四類是也旅者
會而祭之不以類分如祭昊天及五帝亏圓丘曰大旅
上帝是也昊天一類五
帝各一類其有因凶裁而類之旅之者如
大旅存尊而不徹陳樂而不縣厥樂而不鼓與大器同
天地有大裁亦類社稷宗廟秦分類吉旅凶失之矣
鄭元云乘輿車魯公之郊用殷禮也陸佃云祭天有兩
車玉路卽道之車乘車卽事之車也陳祥道云自國至

大次乘玉路自大次升壇則乘縵車金鶚云三說皆非
巾車玉路以祀未嘗言祀天其祀天別取賁質之義而
乘縵車禮器大略縵而越席以縵爲賁郊特牲縵車之
乘尊其樸左傳大略越席昭其儉服注云大略木路則
祭天乘木路甚明以周案明堂位大略殷路也殷木路
金說可從

皇侃云祭天用犧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之器孔穎達
云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曰亏豆亏登匏酌獻酒
故詩曰酌之用匏以周案孔疏義本鄭箋是已皇氏又
謂祭天七獻賓長終獻用泛齊孔疏謂從丘下酌沈齊

皆無明文崔氏謂以清酒醑王筭酒醑后夏鑿

異義云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許慎謹案魯郊禮云祝延帝尸從左氏說鄭元不駁張載駁之云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皆無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者后稷配天之尸也以周案神非主不依非尸不歆周禮大祝大禋祀祭示逆尸小祝大祭祀送逆尸節服氏郊祀裘冕送逆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皆天地有尸之明證節服氏裘冕卽大裘之冕大裘以象天則其所送迎尸者爲帝尸矣詩旣醉疏引石渠論周公祭

天大公爲尸又引白虎通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此言自有所本鳧翳箋以公尸爲天地之尸是鄭同許

鄭元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或說祭天地亦有祿鄭注大司樂圓丘之祀亦云禮之以玉而祿焉以周案典瑞祿圭止亏肆先王玉人祿圭止亏祀廟則祀天地不祿明甚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表記秬鬯以事上帝皆謂享酒非祿酒也大司樂注據宗伯文以爲圓丘之祀有祿誤梁明山賓引表記文以證明堂有祿亦誤

朱膺議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

也周人先來諸陰灌用鬯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
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祀案周官小宰凡祭祀
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
地大神至尊不灌淵儒注義炳然明審今之有灌相承
爲失以周案宋時廟祀降神用灌送神不灌郊祀降神
送神皆用灌朱膺建議革之是也今俗祭祀始終灌洒
沿宋郊祀之末失

皇侃說祭天無裸惟七獻朝踐王酌泛齊以獻后無祭
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次薦鬯王酌盞齊以獻
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次尸食之訖王又酌朝踐之泛齊

以獻宗伯次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七獻也孔穎達說凡齊泛醴爲尊盎緹爲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不尋用泛園丘賓長之獻則用沈齊也以其是臣助祭終獻遠下亏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沈齊在丘下

以周案祀天獻酒之禮經無明文皇氏所言仿廟祫之禮言之爾諸臣終獻酌泛齊不如孔說爲

允后無祭天之事唐蔣欽緒唐紹之辨之甚明梁明山賓說祭天一獻質陳許亨已駁正

記禮器魯人將有事亏上帝必先有事亏類宮鄭元云有事類宮告后稷也齊召南云類宮祀先聖先師魯主

周公之祀則有事類宮告周公也后稷之主如何尋在
類宮以周案周公爲先聖先師後世之禮也魯類宮主
周公亏古未聞有事類宮卽事有漸也不必爲配帝之
告祭或以爲將祭必先擇土亏澤宮亦非諸云有事者
皆謂祭事非射事也有事類宮亦宜在齊戒十日之戒
祓齊七日致齊三日斯時一心對越上帝不敢聞之以
它事唐郊亏致齊又日內先享太清宮及太廟宋郊亏
致齊三日內先享景靈宮及太廟其以此爲告祭與而
禮已太過且不應在祓致齊十日內抑以此爲正祭與
而禮出無名未聞爲郊天致齊乃亏其間先享宗廟也

至亏郊後恭謝太廟又沿漢郊畢兼祀明堂宗廟之制亦違經典

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亏南郊還亏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勑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元意也元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亏月令則以季秋案元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亏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王儉議宋立明堂惟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放天甫自詰朝還自明堂優在日廼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亏理爲尤以

周案冬至報天于圓丘夏至祭地于方澤啟蟄祈穀于
泰壇季秋大饗于明堂經有明文晉六朝時或并圓丘
方澤爲一祭或并報天祈穀爲一祭或南郊明堂同祭
于一日或南郊北郊明堂宗廟同祭于初月皆未失也
詩雲漢云不殄煙祀自郊徂宮此爲凶荒徧索羣神豈
常祭之禮哉且卽以詩言自郊徂宮斷非一日中事詩
人特連言之以明禋祀之不絕云爾讀者勿以文害辭
辭害意齊蔡仲熊之議是

董仲舒云春秋譏罍祭不譏罍郊張洽云魯郊僭禮之
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舉以周案張說大謬記曰卷三季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明山賓議周官祀昊天上帝以大裘祀又帝亦如之迎氣祀又帝亦宜用大裘以周案祀又帝服大裘謂春郊也秋夏中央迎氣之郊亦服大裘悖矣

記月令迎氣于郊鄭元云王居明堂禮曰出十又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又十里賈逵說東郊木帝大昊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昊九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北又帝于四郊盧植許慎蔡邕高誘王肅竝同賈說宋衷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又十里倍之

為遠郊迎王氣蓋亏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方數為郊
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央在
西南未地又里

賈逵蔡邕王肅說迎春祭大皞及句芒鄭元說迎春祭
蒼帝靈威仰亏東郊之兆孔穎達云司服王祀昊天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又帝亦如之又帝若是人帝何
與天帝同服以周案賈逵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
頊小宗伯兆四郊之又帝為四時迎氣所祭者鄭注以
大皞諸帝為又人帝而迎氣之帝別取靈威仰諸名當
之王肅輩不信緯書直謂祭五人帝宜從賈

孔穎達云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兒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而配者與之同會亦尋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尋併社稷也以周案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本又行之神名左傳云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爲之者治之也治其事遂沿其名也後世又人神之名顯而又行之神名轉爲所

掩孔疏甚明 又案五行之神上而在天主四時降而之地主四方故左傳以蓐收為天神而大宗伯之血祭又謂之五祀與社稷類參見羣祀門

鄭元說后土亦顓頊之子曰犁兼為土官孔穎達云知非句龍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缺犁則兼之句龍為社神不尋又為五祀也秦蕙田云五行之中土功取鉅故先王弓又祀之外又立社稷以祀之而句龍復配食焉一行而兩祀一官而兩配皆所以報其功也以周案秦氏此說可以訂鄭

崔靈恩說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不及中央禮中央黃帝亦用
赤璋也孔穎達云先師說祀中央黃帝用黃琮肅崇義
云經祀五精之帝玉幣各如其色祀黃帝用黃琮九寸
爲當以周案大宗伯以六器禮天地四方與覲禮祀方
明同例不及中央四時迎氣有黃帝之祀或赤璋或黃
琮經無明文各以意說玉幣各如其色經自指四方言
不及黃帝

記祭沍雩宗祭水旱也爾雅云舞號雩也董仲舒云雩
求雨之術吁嗟之歌鄭元云雩者吁嗟求雨之祭也宗
當爲禋字之誤也禋之言營謂水旱壇服虔云雩遠也

遠爲百粢祈膏雨也孔穎達云賈服以雩爲遠杜從之以周案雩之字義賈服皆訓爲遠以正雩在四月故以遠祈膏雨爲義若大旱而雩亏遠無取鄭注解爲吁嗟來雨說本董子亏爾雅號祭之名既合正雩大雪之義亦皆可通宜從鄭宗崇字相近說文引禮雩崇祭水旱與注正同 又案論語問崇德修慝辨惑必記亏從遊舞雩之下者雩爲人君應變呼號之祭有崇德修慝辨惑之意也何注公羊桓公五年大雩云雩旱請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一職合韻崇尸子言盛韻行倡韻

湯遇大旱六事自責後漢黃瓊傳言魯僖遇旱六事自讓文略相同究其語意不越崇德修愚辨惑之義先君子論語後案云樊遲崇德修愚辨惑因雩而問子曰善哉善其有感于雩而不轉以雩言也夫子所答不言雩之休咎而雩祭之道在其中因其善問而廣言之

劉楚楨論

語正義多本後案于此節以爲時魯雩祭有崇德修愚辨惑之禱辭其說泥殺僂失善問指趣

記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諡于民者鄭元云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高誘云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爲民祈雨重

之故用盛樂以周案祈祀山川一事大雩又一事凡雩
帝先祈山川繫梁疏引左傳賈逵注云大雩者別亏山
川之雩亦明祈祀與大雩不同可互證也高注殊提

鄭元云雩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百
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芒后稷之類天子雩上帝諸侯
雩上公許慎云雩夏祭樂亏赤帝以祈甘雨也以周案
大雩之帝許以爲赤帝鄭以爲兼及五精後人多從鄭
雩在南郊故魯以南門爲雩門唐貞觀禮雩祀五天帝
又人帝又官亏南郊正合古制顯慶禮改郊雩竝祀昊
天上帝亏圜丘開元中王仲邱奏言雩祀又帝旣久又

帝爲夏行之精以生九穀宜于郊雩祭昊天兼祭上帝
攷天帝之辨始鄭王肅王謂歲二祭天郊及園丘則大
雩祀亦主上帝與鄭同也雩祀昊天乃許敬宗一人之
臆搆王仲邛不直言改正而請兼祭昊天上帝好爲調
人殊失禮意

春秋左傳龍見而雩繫梁傳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月
令又著大雩于仲夏之月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
龍星體見鄭元云雩之正當以四月月令著正雩此月
失之矣穎容說龍見卽是夏月王肅說龍見而雩謂四
月也若夏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于五月著雩義也杜

預說龍見建己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若丑月之時龍星已過亏見句此爲牽強天宿且左傳僂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卽穎氏之丑月而忘其不時之文欲以雩祭以周案桓丑季秋大雩公羊家以爲記旱左氏家以爲非旱而大雩非旱而大雩者爲正雩之月不雩也故引龍見而雩以明其非時兩家說异攷經傳之言龍者多合角尾渾言如莊二十九季傳龍見與火見對舉龍自指角若別白言之當如周語謂之辰角它如周語日月會亏龍虢及茲龍見而雩龍皆指尾若別白言之當如僖五季童謠謂之龍尾昭三十一季傳又謂之辰尾

賈注國語云龍虺尾也服杜注左傳云蒼龍之體昏見

東方體亦謂尾也

李次白中服注以體見為角見仍沿舊誤又據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

以為昏見東方之證要誤正謂正

中南方與昏見東方語正相反自後人祇知龍為角

星而角星之見不始亏己月亏是紛紛駁難其實左傳

啟蟄而郊四語皆據四孟為文而龍尾之見實在孟夏

己月昭十七季傳云火出亏夏為三月亏商為四月亏

周為五月火者心也夏三月東方心出其四月尾見東

方可知也月令作亏周季去春秋不遠其言天象與左

傳合

如僖五季傳十二月丙子朔日在尾與月令孟冬文同

月令孟夏昏翼中據

兩漢志翼去尾八十餘度孟夏昏翼中正南則尾始見

亏東方亦可知也

或說據月令恣尾始見亏仲夏亦非

而月令記大雪亏

仲夏者雪與大雪有別雪祭山川大雪上及帝故曰大雪帝正雪在己月春秋例不書而旱雪必在午月以後故春秋皆書亏秋三月中月令以爲在夏正之丑月梁傳又以爲周正之八月大雪爲雪之正月以是故也申鄭杜者必據左傳以斥月令申穎子巖說者又據月令以解左傳胥失之矣俗師據論衡明雪篇以論語癘雪爲雪祭雪祭在算春更屬肌說

鄭元云雪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中而旱亦修雪禮以求雨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雪以周案春

秋書大雩二十有一皆在周之秋三月中鄭注據春秋
爲文也董子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
法不足爲據雩有正雩有大雩大雩者旱雩也旱雩止
修亏周秋之三月而冬春夏不行故月令記大雩亏仲
夏明雩此有旱有禱無雩也鄭君此注正合記意審此
則月令之文不必駁矣

王充云魯設雩祭于沂水之上算春謂四月也春服既
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
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

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畧浴而風乾身春秋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孔子曰吾與點也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以周案論衡以論語舞雩爲雩祭說本春秋今文家公羊徐疏引春秋說舞雩冠者七人童子八九人與論語文异董子繁露言春雩之制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何注公羊云旱則使童男童女各八人其說又异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禮后稷亏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其說更异至謂春秋有春二月秋

八月兩雩又謂論語算春爲四月說甚游移惟玉燭寶

典三引論語鄭注云算春者季春所制疑傳之衣服

已成謂雩祭之服雩者祀上公祈禳實四月龍星見而

爲之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者雩祭儻者之數風晞

儻雩者浴沂亏水上自潔清身晞而衣此服以儻雩且

詠而饋之禮當作此禮者憂人之本此與水經注及禮

記疏引鄭注沂水出沂山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釋文

引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諸文相合

以雩服成亏季春而雩祭則在四月浴沂爲水上自潔

清卽祓濯之義皆較論衡爲當劉楚楨正義好從古說

亏此用仲任言不能據鄭義正之未見寶典故也

鄭元云大雪帝用盛樂自鞞鞞至祝梧皆佯凡它雪用歌舞而已孔穎達云正雪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以周案月令雪在仲夏所以記旱雪之始非正雪也孔疏誤月令亏雪帝特言大據左傳賈注以爲對祈祀山川而言據鄭注大雪對它雪它雪卽下百縣雪祀百辟卿士鄭意天子雪上帝用盛樂故大之諸侯以下雪上公祇有歌舞不及天子之大魯亦雪帝故春秋亦僞大雪崔靈恩云雪祈雨之祭禳止雨之祭每禳亏城門以周案經傳僞禳兼水旱祭法雪宗注云宗當爲禳禳之言

營謂水旱壇祭取營壇之義初學記引崔氏義宗以爲
祭止雨之祭申其義者雩亏壇祭亏門周官鬯人祭門
用瓠齎別備一義

何休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
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
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元云雩者夏
祈穀實之禮旱亦用焉旱雨書雩明雩有益不旱雨書
旱明旱災成後旱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
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
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季十三季歷時而言不雨

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以周案
空從鄭

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
迎日于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
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季月某日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有佻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絕句
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以周
案迎日之禮此傳爲備傳文宜分三節首言正月朝迎
日于東郊爲立春祭日之正禮次云祀上帝于南郊以
報天德卽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兆南郊就陽位之義

爲郊天主日之大禮凡祭日于郊朝日于東堂若東門外曰東郊曰南郊皆舉祭禮爲文末引迎日祝辭見大戴公冠篇某季月佗某季某月公冠篇末所載三祝其二祭天地辭末爲祭日辭盧注謂此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據正禮言伏傳則以爲春分迎日辭二分朝日夕月亦古法也 又案祭日祝辭佗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與祭天敬拜皇天之祐祭地敬拜下土之靈文例相同今大戴文迎下脫日字東又譌于宜依伏傳校正盧注迎日東郊云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也

今本也字

誤入下句以此爲經文

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躬

今本誤聘

率有司迎日

亏東郊

今本衍也

所以爲萬品先而尊事天也卽用伏傳文

而以爲正月朔迎日辭義舛伏傳今本誤以注文首句爲經文果爾伏生決不以爲春分迎日辭也經曰某月明不定屬正月近校大戴禮者皆未審此故并言之

孔穎達云祭法祭日亏壇祭月亏坎此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尋祭日亏壇祭月亏坎崔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

案崔氏之說具載郊特牲疏中其說以四時迎氣及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二者日與月各爲壇而祭夏正郊天及孟冬大蜡二者日月共在一處

今謂小司徒云

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元冕所祭自元冕皆用牛也何
尋用少牢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說非
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
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于東
郊兆月于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卽祭日月崔
說又非以周案經言日月之祀不一有因郊而祀者郊
特牲所謂主日配月者是有因蟄而祀者月令所謂祈
季天宗者是有因禋而祀者春秋傳所謂雪霜風雨之
不時禋日月星辰者是有因覲而祀者覲禮所謂禮日

南門禮月北門者是凡此皆因事而祭非正祭也其正祭之禮在周官大宗伯曰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大司樂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昇而禮鼓人曰以雷鼓鼓神祀其在戴記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義曰祭日亏壇祭月亏坎祭日亏東祭月亏西公冠篇又有正月朔迎日之祝辭皆據正祭爲文劉向五經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熊安生義疏云祭日月燔柴用羊亦其證若朝日之禮諸經皆無祭文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文與圭璧以祀日昇掌次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亏日日朝亏五帝曰祀

亦別其文它如大戴保傳篇天子春朝朝日秋算夕月
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亏東堂朝事篇率諸侯而朝日
東郊魯語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其上下文亦並不及祭
朝日服元冕祀日玄衮冕是其服不同祭日在立春朝
日在春分是其時亦不同注家多誤以朝日夕月爲日
月之正祭惟鄭注無此失

周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圭璧以祀日月玉
人亦云圭璧五寸以祀日月鄭元云圭璧圭其邸爲璧
取殺亏上帝以周案祀日與朝日禮本不同鎮圭以自
執圭璧以禮神朝日不祭手可執圭祭則不能執也或

謂報鎮圭以祭非也

或說朝日用袞冕故大戴曰天子盛服朝日亏東堂或說祭日宜用元冕故小戴曰天子元冕朝日亏東門之外或說春朝朝日謂正月朔正月朔朝日用袞冕餘月朔朝日用元端以周案玉藻言天子元端以朝日聽朔聽朝禮不尋用元端自當依鄭注破端作冕爲是大戴盛服朝日亦謂朝日元冕有盛亏常服耳但朝日之禮殺亏祀日朝日服元冕祀日自宜服袞冕凡祭服隆亏朝服通禮皆然自注家誤以朝日當祀日正禮說乃紛拏後說更鑿朔無大小聽皆元冕同一朝日何分袞端

任肱遷就破碎大道

大戴記言天子春朝朝日秋算夕月而不明言所用之
定辰馬融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鄭元云
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薛靖云秋分之夕月多東
昇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
用仲秋之朏滄弓睿云秋分夕月並行弓上世西向拜
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弓坎不復言背月也
何佟之云冬至祀天弓園丘夏至祭地弓方澤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
天地故朝以二分融元之言尋其義矣朝日東向夕月

西向斯本其位之所在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甯導以背實爲疑以周案朝日夕月本非正祭正祭日期當如盧子植說在正月立春與大戴公冠伏生書傳語合春朝朝日秋算夕月用春秋之二分伏生以來初無異說兩禮宜分祭日東壇祭月西坎所以端其位也朝日以朝夕月以算所以迎其至也祭月不必算夕月不必西兩禮分之理順合之說掣凡祭質明行事日中而還祭月不應有異天神皆當南向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是也禮言祭日東祭月西者謂兆日亏東郊兆月亏西郊鄭注是也

豈東向西向云乎哉東向拜日西向夕月漢制之失也
以朝日當祭日因謂祭月必以夕注家之陋也秋算夕
月與秋夜迎寒同夕與迎皆非祭秦氏通考以迎寒爲
祭寒亦非又案古朝日分三說大戴保傳篇言三代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算夕月注家皆以爲用二分之
時則春分朝日爲三代之通禮也春秋莊公十八季春
王三月日有食之繫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會也何
以知其夜會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如繫梁家說春
秋時諸侯每月朔朝日又據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日中
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又似春秋時天子每日皆

朝日今據經傳攷之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亏東堂蓋
日朝日之禮卽亏東堂行之槩梁王者朝日與朝朔並
言玉藻天子元冕朝日亏東門之外與聽朔亏南門之
外並言是月朔朝日之禮在東門外也若公冠禮伏書
傳言正月朔迎日亏東郊則正祭之舉亏春者也郊特
牲大報天而主日兆亏南郊則報祭之行亏冬者也古
人祭日朝日二禮並行漢依魯語天子亏殿下旦夕常
拜日月而祀日之禮廢魏文帝以日拜日殿下爲煩褻
定亏正月祀日亏東門之外祀日之禮復而朝日之禮
又廢矣

虞翻孔是說天子大采朝日大采袞織也少采夕月謂黼衣韋昭云禮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又采又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朝日以又采則夕月其三采也以周案虞孔誤以朝日當祀日禮故以爲服袞織韋義自正但以魯語本文讀之采謂日光非袞織亦非藻采其文亏天子曰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亏諸侯曰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荆夜倣百工使無愒淫下又歷言卿大夫士皆以朝晝夕夜分別其事則大采卽朝對日中爲文少采卽夕對日

入爲文凡日初出色赤謂之大采日中而淡將入有采而少又謂之少采日入而采滅矣其不直言朝朝日夕夕月者嫌字複與下文又不偶耳如舊說日月祀典有大小殊屬不經

記祭法幽宗祭星也鄭元云宗當爲榮字之誤也幽榮謂星壇方慤云祭星之所謂之幽宗宗尊也以周案幽宗雩宗皆謂之宗不煩改字月令祈星辰曰天宗尙書禋祀曰六宗

周官大宗伯祀司中司命鄭眾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鄭元云司中司命文昌弟五星弟四星或

曰中能上能也天府言司民司祿鄭眾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鄭元云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以周案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皆爲天神賈疏引星傳三能文昌皆有司中司命無司民鄭仲師司中司命之說歧司民之說鑿後鄭近是

史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
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獨斷云明
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
火爲天田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祀此以報其功

也風俗通云祀典旣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
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弟二有天田星以周
案續漢志用封禪書而申之曰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又配倉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
角爲天田官主穀說與獨斷合但兩書竝引舊說以別
一曰其文各有舛誤續志舊說謂天田星當依獨斷作
謂火星獨斷一曰龍星火爲天田當依續志作龍左角
舊說以爲火星者蔡氏月令章句所謂自亢八度至尾
四度謂之大火之次是也龍左角爲天田本衛宏漢舊
儀說據步天歌天田在角上亦非角

詩序引高子說絲衣靈星之尸王充云靈星之祭祭水
旱也亏禮舊文曰雩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賈
逵云龍弟二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
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亏東南張晏說漢立靈星
祠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以周案文選南都賦赤
靈解角注云赤靈赤龍也是靈星卽龍星之證說文龍
龍也从龍需聲蓋卽靈星之本字舊解靈星分三說一
以爲農祥之大火心星一以爲龍角之天田星又一以
爲卽雩祭其實靈星者蒼龍七宿非指心星亦非專指
角也春秋傳龍見而雩謂尾星尾亏四月昏見東方宋

亏庭申論衡說亦未是趙寬夫以爲卽廟門之櫺星馬元伯以爲祭天鎮星要妄

周語農祥晨正日月底亏天廟土乃脈發韋昭說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亏午張晏說龍角天田星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唐志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以周案當從韋說周語伶州鳩曰咎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據此則農祥者辰馬也辰馬者大辰之次天駟也天駟者房星也張晏以爲龍角非也天廟營室也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旦尾

中房星晨正南方當在立春時十日時土脈發而農事起故以爲農祥張晏以爲龍角晨見東方時屬寒露尤非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漢時祀農祥或曰辰星或曰心星以此唐志以爲歲星尤鑿

杜佑云五經通義靈星爲立尸故曰絲衣其絨會弁侏

侏

毛詩作絺載

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今案鳧

鷖詩每云公尸據傳天子諸侯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以周案據鳧鷖鄭箋公尸爲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尸則靈星可併公尸也通義引傳蓋魯

詩傳淮南主術篇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零星卽靈星高注亦引鳧鷖詩公尸蕤飲載宗載考劉向高誘皆習魯詩者

杜佑說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亏國之東南何楷說蜡祭皮弁絜服詩言絲衣戴弁則靈星卽蜡祭月令季冬之月祈來季亏天宗專指靈星以周案靈星者龍星也農祥者龍星之房也房爲天駟故周語曰辰馬農祥靈星之祀未知在何月農祥不間有祀自漢儒以農祥當靈星而農祥又屬心不屬房其祀在晨見之季秋不在晨正之孟春故後漢禮儀志季秋之月祠心星亏城南

壇或又以秋雩當靈星娶之靈星之祀失傳已久其秋祀靈星乃漢制非古也何說尤舛

周官言風師雨師鄭元云風師箕雨師畢也應劭云楚辭說飛廉風伯也左傳說其工之子爲元冥師鄭大夫子產禳弓元冥雨師也顏師古云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漢志旣言二十八宿又有風師雨師則知非箕畢以周案風雨爲陰陽嘘吸之氣而各有一神司之非卽箕畢也洪範言箕好風畢好雨者特以星稟陰陽五行之精足以感召同氣故曰好風好雨非卽風卽雨也周官以實柴祀星辰又以樛燎祀風師雨師使二神卽箕

畢則星辰自足以該之無容別言矣而或以飛廉元冥
等人神目之尤爲誕妄風師雨師爲天神故積槩燔燎
如人神何槩燎爲

記祭法相近亏坎壇祭寒暑也鄭元云相近當爲禴祈
聲之誤也寒暑不時或禴之或祈之寒亏坎暑亏壇祭
用少牢王肅說相近當作祖迎形之誤也張載說暑近
日壇寒近月坎或說與祭四方之四坎壇相近以周案
相近之義鄭注爲長周官籥章中春晝逆暑亏壇中秋
夜迎寒亏坎迎逆不必祭古祭司寒在藏冰時左傳曰
藏冰以黑牡享司寒周官凌人十二月斬冰是則迎司

寒于中秋享以季冬逆司暑于中春享以季夏與

左傳藏冰以黑牡享司寒而啟冰獻羔不言所享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鄭元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以周案如鄭注藏冰出冰皆祭司寒而藏冰出冰之時說亦不同月令季冬取冰以入仲春獻羔開冰而邠詩言三之日納凌四之日獻羔其納之遲者鄭志云邠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藏冰因時啟冰依禮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周官凌人十二月斬冰夏頒冰其頒之遲者左傳云獻羔以啟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是

春祇供公夏畢賦臣也 又案辨鄭志者以爲地氣溫
寒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邠周秦皆雍地同在赤道北
三十五度內溫寒何異有昇月令主布政教必舉其初
而言邠風主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竊謂詩既詠二之
日鑿冰何必又遲一月而始納云三之日納凌四之日
獻羔明鑿後卽納過三之日又將獻羔而啟矣藏冰之
祭在冬十二月啟冰之祭在春二月爲禮之正邠詩納
冰舉最晚而言見無尋過此耳宋初嘗亏夏四月獻羔
祭非太宗譏以非可苦屋何謂薦新良是

左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寒而藏之

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亏
老疾無不受冰爾雅云北陸虛西陸昴也服虔說北陸
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覲不言在則不在
昴謂夏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
蟲出而用冰火出亏夏為三月亏商為四月亏周為五
月服注以詩禮兩疏參校鄭元說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
禮夏頒冰是也杜預云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三月日在
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火出謂
三月四月中賈公彥云服注謂春分奎婁晨見東方而
出冰是公始用之此賈氏申服義語近人輯服注者多誤鄭注引朝覲而

出之證經夏頒冰則西陸朝覲出冰羣臣用之以周案
西陸朝覲而出之服以鬲冰言鄭以頒冰言但北陸虛
西陸鼎爾雅有明文當從鄭義爲長十二月日在虛服
云日在危一度據三統術爲文但術云十二月大寒中
日在危一度則中氣并日在虛可知也四月鼎則見見
夏小正火出亏夏爲三月見左傳火出三月鼎見四月
經有明文則公始用之火出六字空連讀而畢賦卽上
文所謂出之是也謂公始用之於火出而出而畢賦命
夫命婦以下在西陸朝覲之四月也賈疏申鄭義以爲
西陸朝覲而出冰羣臣用之是也則鄭必以公始用之

火出連讀亦可知矣月令仲春獻羔鬯冰與豳詩四之日獻羔文合凡鬯冰先頒冰一月故夏小正頒冰在三月而凌人夏頒冰又在四月者左傳曰公始用之火出是三月頒冰亦祇及公宮未畢賦也其畢賦臣下自在四月且夏小正曰蜚則鳴頒冰頒冰以蜚鳴爲候而蜚鳴略有先後傳曰蜚天蜚也月令蜚蟬鳴在孟夏則頒冰之候在三月之末四月之初矣春秋時以西陸朝覲爲頒冰之候鄭注謂四月立夏之時是頒冰在四月初也四月初頒冰臣下而公始用之必在三月火出亦可知矣諸經記鬯冰頒冰之文雖若參差不齊而合而細

按之初無大异自服注讀公始用之爲句火出而畢賦
爲句火出在三月傳有明文義不能違而公始用之屬
之亏西陸朝覲之時亏是逆推之爲二月而二月昴星
未見亏是直違雅訓不用杜氏知雅訓不可違遂以昴
畢奎星兩歧言之胥失之矣

申豐說出冰之泮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孔穎達云出冰
之時置此弓矢亏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也以周案
桃弧棘矢以禳凶邪非禮神之物也當置凌戶不在神
座唐郊祀錄仲春開冰祭司寒亏冰室以桃弧棘矢設
亏神座有司失其傳也

記月令仲春祀高禰毛詩傳引佗郊禰云古者必立郊
禰焉姜嫄從亏帝而見亏天將事齊敬鄭元云高辛氏
之世元鳥遯卵蜮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
祥而立其祠焉蔡邕說禰神高辛以疇曾有不由高辛
氏始有高禰高猶尊也禰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
人先高誘云祭其神亏郊謂之郊禰郊音與高相近故
或言高禰王權云以月令鄭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
禰生民詩傳以爲古者必立郊禰是非生契之後立也
焦喬云先商之時自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禋
上帝簡狄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

配帝謂之高禱以周案高與郊音相近呂覽注是毛傳
弓姜嫄娥簡狄事祇曰郊禱謂祀之弓郊也郊禱不在
宮郊禱祀上帝非祭人先自孟仲子以閼宮爲禱宮申
之者因謂禱神爲姜嫄夏鎔一說孟仲子以周人說周
事當不有誤焦申鄭意先商之時止有郊禱後王以爲
媒官嘉祥而立專祠謂之高禱其說自通存參

昇義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禱亦祭天
也以周案北堂書鈔九十引此爲五經通義蓋誤陳氏
疏證據月令注以爲鄭不言郊是不以禱爲祭天焦喬
答王權說非鄭義然生民箋亦云禋祀上帝弓郊禱矣

月令注略爾